

| (德) 理查德·瓦格纳 口述

| (德) 科西玛·瓦格纳 整理

| 高中甫 刁承俊 译

瓦格纳口述自传
我生来与众不同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1983—2003

五峰峭口峰山传

我生来与众不同



肇庆市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德) 理查德·瓦格纳 口述

| (德) 科西玛·瓦格纳 整理

| 高中甫 刁承俊 译

瓦格纳口述自传

我生来与众不同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生来与众不同: 瓦格纳口述自传 / (德) 理查德·瓦格纳口述; (德) 科西玛·瓦格纳整理; 高中甫, 刁承俊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33-3152-4

I. ①我… II. ①理… ②科… ③高… ④刁… III. ①瓦格纳 (Wagner, Wilhelm Richard 1813-1883) — 自传 IV. ①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7460 号



传记文库

我生来与众不同：瓦格纳口述自传

(德) 理查德·瓦格纳口述; (德) 科西玛·瓦格纳整理
高中甫, 刁承俊 译

责任编辑: 简以宁
特约编辑: 纵华政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天恒仁文化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70mm 1/16
印 张: 47
字 数: 684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152-4
定 价: 8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特
立
，
不
独
行

作者介绍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 (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 年 5 月 22 日—1883 年 2 月 13 日), 德国作曲家, 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师。他是德国歌剧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前面承接莫扎特的歌剧传统, 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同时, 因为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 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译者介绍

高中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33 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 195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1978 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从事德国文学研究。自 70 年代末起相继发表著述以及翻译作品, 主要著作有《德国伟大诗人——歌德》, 与人合撰的有《德国文学简史》; 主编有《歌德精选集》、《茨威格文集》(七卷本)、《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选》(五卷十册)、《瓦格纳喜剧全集》、《易卜生评论集》; 翻译有歌德长篇小说《亲和力》, 传记小说《贝多芬》、《莫扎特》和《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莱辛寓言》、《海涅评传》等, 此外还译过莱希特、施尼茨勒、雷马克等人作品。

刁承俊, 1939 年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 1962 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长期在高校担任德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主要译著有:《海底隧道》《天地之间》《分裂的天空》《狗年月》《辽阔的草原》《铃蟾的叫声》《女性主义神学景观》《生命直观》《巴托克》《音乐上帝莫扎特》等近二十部, 此外, 还参与编写了《德汉词典》《欧洲文学史》等著作。

译者序言

瓦格纳于1865年7月6日开始向科西玛口述他的自传：《我生来与众不同》。他写这部自传的缘起是由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他的恩主，他的生活的救助者和艺术资助人流露出想了解他的生平的愿望。这是他写这部自传的主要原因，而非他日后在这部自传所写的前言中说的那样：是为了满足科西玛想知道他往昔生活和经历的愿望。这有瓦格纳在这一年7月21日致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信件为证，他在信中称他正在口授他的自传：“我的女友科西玛不停地提醒我关注我们国王对我流露出的愿望。”事实确也如此，还在5月18日，年轻的国王，瓦格纳音乐戏剧的崇拜者路德维希二世，他爱屋及乌，在一封致瓦格纳的信中写道：“要是您能为我把您的精神道路及外在生活详细地写出来该是多好！我可以希望我的这个请求有朝一日得到满足吗？”自1865年7月16日开始口授——这是瓦格纳与年轻国王结识近一年之后之事，几经中断，到1872年8月完成前两卷，1874年和1880年分别完成第三卷和第四卷，至此这部卷帙浩繁的自传最后杀青。《我生来与众不同》的口授和修改直到定稿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瓦格纳除了歌剧创作之外，许多时间都用在在这部自传上了。1867年2月，科西玛在致国王路德维希的信中写

道：“我们现在像蚂蚁那样勤奋地写这部传记。”《我生来与众不同》共分为四卷，篇幅庞大，洋洋洒洒，以译成中文计，近70万字。瓦格纳从他诞生的1813年一直写到1864年5月3日——这是他生活中也是他艺术生命中的一个好运的转折点的前夕。次日，5月4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秘书求见他，递上了国王邀请他去慕尼黑的邀请信，他决定应邀前往。自传到此结束。作为自传续篇的《年志》^①中，1864年的第一行就是“5月5日，拜访国王。”

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上，古往今来，自罗马的奥列留·奥古斯汀起，在诸如《忏悔录》《回忆录》《我的生平》《我的生活》等各种名目下，自传性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知凡几；到近代来，那些下野或被黜的政治人物更是借助自传这一形式来自我粉饰、沽名钓誉、牟利赚钱。写自传当然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自我欣赏，或要藏之深山，而是为了发表。卢梭的《忏悔录》开宗明义写到，他要把一个真实的人赤裸裸地摆在世人面前，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歌德写他的自传《诗与真》就是为了满足对他渴望了解的人的愿望。可是瓦格纳却称，如他在1866年1月3日致他的姐姐路易丝·布洛肯豪斯的信所写的：“当然这部口授的东西不是用来发表的，它也只是在我死后为那些要向世人描述我生平的人提供真实的支持。”这句话是抱有野心却又是欺人之谈的流露；后来，当他为这部完成了的自传写序言时，他又故作姿态地写道：“今后我们的后人对这些还感兴趣的话，那它可以公开出版，但要在我们死后一段时间方可。”1870年，瓦格纳自费印制了自传的第一卷，只印了15册，把它们分发给他的友人，这其中李斯特、奥托·维森冬克、苏黎世的苏尔策，当然也有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875年，前三卷只印了少数样书，他把其中一册附一个献词寄给了他的这位艺术庇护人，到1880年全书完成，同样只印制了有限的几册，其中一本送给了国王，完成了他的心愿。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瓦格纳死后不久，科西玛却要求得到赠书的朋友把书寄回，

^①《年志》从1864年5月一直记到1868年年底。这部中译本没有收入。它的篇幅不长，如果译成中文不足万字。

就是国王也不例外。不知何故，或许是怕自传私下流传开来，会引起涉及当时在世的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的不满和攻击，或者因为瓦格纳在《我生来与众不同》中在某些事件上的撇清自己诿过于人的做法会成为诟病。反正这些只印了少数的样书大都被销毁了，以致在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相信这部自传的存在。实际上在拜洛依特的瓦格纳资料馆至今还保存有两部完整的自传和一册原由李斯特保存下来的不完整的样书。这部自传确实在瓦格纳死后出版，可这已是在他死后十八年之后的事了。但是1911年的版本由科西玛做了重大删节和改动，共有十七处之多，在此后的1914年，1923年以及1933年的版本，都是不完整的，如瓦格纳的研究者马丁·格莱戈尔－德林指出的：“所有随后出书的各种版本既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信的。”现在我们翻译时所据是1989年由美因茨－朔特、皮帕尔－慕尼黑出版社的版本，这部自传的出版者马丁·格莱戈尔－德林在后记中称：“这部完整的版本是以今天保存在拜洛依特瓦格纳资料馆的笔录的手稿为准的。”

在这部卷帙浩繁的自传里，瓦格纳细致入微地，有些地方甚至是烦琐的描述了他童年直到1864年的生活和经历，他与音乐的结缘，他的创作，他与几个与他的人生和性格发生影响的几个女人的感情上的纠葛，他的艺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发展的道路。所有这些无疑是对后人提供了研究他和认识他的珍贵资料。另一方面，这部自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初叶直到60年代——这大体上相当于歌德时代的晚期到第二帝国建立前夕——德国的音乐生活，即使这种反映有局限性和片面性，那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乐坛的了解；尤为重要的，它对这一时期的德国乃至欧洲音乐生活和音乐创作的叙述和评论以及对他本人的音乐戏剧作品的生成和阐释，都为这幅音乐社会的巨幅画涂上浓抹重彩的一笔。这就使《我生来与众不同》具有一种重要的价值，更由于瓦格纳在乐坛上所处的地位，如音乐史家保罗·朗格所称，他是浪漫主义时期“具有代表性，最完善的大师”^①，这就保证这部自传在音乐

^① 保罗·朗格：《十九世纪音乐文化史》，第198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文化史上的意义。

在瓦格纳所生活的时代，德国以及欧洲的音乐天空群星璀璨，竞相争奇斗艳；他童年时，贝多芬、舒伯特尚在世，而诸如门德尔松、舒曼、麦耶贝尔、马斯内、马施纳、斯蓬蒂尼、肖邦、比才、柏辽兹、罗西尼、威尔第、布鲁克纳等一大批世界级音乐家都有着交往，有的甚至是他的至交好友。瓦格纳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赋予音乐以更深的思想内涵，他在音乐戏剧上所进行的改革使他在这群璀璨的星座中闪烁着异样的夺目光辉，影响遍及欧洲。如果说贝多芬主宰了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乃至欧洲的乐坛，那瓦格纳无疑是这一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乃至欧洲的音乐戏剧的领袖人物。

人们都错误地认为，一个人写自己的自传是最轻而易举之事了，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呢？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的自序中谈到，传记的任务就是“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扶掖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反映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者作家又怎样把他们反映出来。”^① 一个为他人作传的作者不仅无法正确无误地认识传主所处的时代，无法准确理解传主的经历遭际，这就难以准确地描述其精神发展的轨迹和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而更由于写作者本人的偏见和局限性又不可避免地出现褒贬上的失当，评价和立论上的谬误；若是自己为自己写作，那完成歌德所确定的任务就尤其困难。因为，如卢梭所说，那些写自传的人，都是写自己的一生为名，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辩解。从古至今没有一位自传作者会毫无保留地说真话，把自己一生中所有好事、坏事都如实地写出来？深谙个中底蕴的卢梭写道：“最诚实的人所说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保留不说的部分就是说谎。他们沉默不语竟会这样改变了他们假意要供认的事，以至于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相时也等于他们什么都没有说。”^② 这段话确实入木三分。斯·茨威格是一个写传记的大家，他在《三作家》一书的序言中曾就自传这一体裁做过详尽而

^① 《歌德自传》，刘思慕译，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卢梭：《忏悔录》，第二卷，第824页，远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深刻的论述，他称写自传需作家一种特别英勇的行为，需要难得一见的勇气，要求每一个自我描述者表现出坦诚的英雄主义。然而由于人先天存在的弱点和后天形成的弊病，就难得一见这样的大智大勇的作家，能成功地如实地描述出自己肖像的人太寥寥无几了。即使在罕见的成功之作中，也存在着如茨威格所指出的，“还有多少遗漏和缝隙，还有多少做作性的补充和不自然的掩饰呀！”^①人想如实地自我观察，真实地自我描述时，立即就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相反的愿望：隐而不露他的那些丑恶的秘密，他的见不得人的弊病，他的贻笑大方的浅薄，舍弃或者粉饰有损于他的形象；这样一来，他们所作几乎就是自我辩解就是自我美化了。

瓦格纳的自传《我生来与众不同》，它也无法超越大多数自传的局限性，他本人也难以克服绝大多数自传作者无法摆脱的弱点。《我生来与众不同》不乏文化历史的价值，为了解 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乃至欧洲的音乐生活做出了贡献，它也在资料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它绝不是如瓦格纳在前言中所夸口的那样：“这部自传的价值在于它不加任何粉饰的真实性。”公允而论，瓦格纳的自传中所描述的所谈论的，只要不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涉及他的人品，那大都是真实的，他愿意把它们如实地展示出来。可一当他面对要害问题时，他便自觉不自觉地掩饰，刻意遮蔽，甚至诿过于人，为自己辩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 1849 年德累斯顿武装起义时的态度和他与一些女性交往两个重大的问题上。

在《我生来与众不同》的第二卷最后部分，他叙述了他在德国 1849 年 5 月德累斯顿武装起义时期的活动和经历。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好奇者，一个旁观者，一个被煽动起搅进这场革命运动的人。可事实上，他是一个狂热的革命鼓动者，积极的参加者，是这场武装起义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成员。他在这场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言论、行动以及同时代人提供的资料都确凿地提供了佐证。这里我摘引在德累斯顿武装起义前夕，1849 年 4 月 8 日他匿名发

^①茨威格：《世界建筑师》，申文林译，高中甫校，第 320 页，燕山出版社。

表在德累斯顿《人民报》上一篇题为“革命”的文章中的一段，他写道：“我要从基础上毁灭他们赖以生存的秩序，因为这个秩序是罪恶的萌芽，它的花朵就是灾难，它的果实就是罪行；但种子已经成熟，我就是砍伐者。我要摧毁独夫对万人的主宰，死者对活人的统治，物质对精神的控制；我要粉碎强者的暴力，法律和财富的暴力……我要摧毁现存的秩序，这个秩序把统一的人类划分成敌对的民族，划分成强者和弱者，划分成特权的人和无权的人，划分成富人和穷人。我们要摧毁把成千上万人变成少数人的奴隶的秩序。”这是篇多么富有煽动性的鼓吹革命的文章，能说写这样文章的人是这场革命的旁观者吗？这里再援引克拉拉·舒曼在她日记中的一段话，她那时居住在德累斯顿，是这场武装起义的目击者：“乐队长瓦格纳也在共和主义者那里起了作用，按照他的指示修起了街垒，还做了另外一些事情。”能说发出这样指示的人不是这场武装起义的一个积极参加者吗？瓦格纳的研究者，《我生来与众不同》校勘本的出版者马丁·格莱戈尔-德林在这部自传的后记中写道：“人们从《我生来与众不同》中所获得瓦格纳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思想和活动的图像都是不完整的。”著名学者汉斯·马耶尔在《瓦格纳》一书径直写道：“《我生来与众不同》中的辩解都是靠不住的。”^①这样的观点已在学术界和瓦格纳的研究者那里得到了认同。

在瓦格纳一生中可说是绯闻不断，名声不佳。狄特尔·大卫·硕尔茨在1997年出版的《一种德意志式的误解》一书中写道，“瓦格纳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作是‘好色之徒和卡萨诺瓦’”，其他一处有这样的文字：“伴随瓦格纳一生直到高龄的是轻佻、放荡、好色和不忠的名声。”^②在直述到1864年为止的《我生来与众不同》中，瓦格纳多次谈到了他与一些女人的关系，可他在这类事情上缺乏歌德在自传中所表现出的忏悔和内疚，缺少卢梭在他《忏悔录》中的坦诚和愧恨，他也没有卡萨诺瓦在他的《我生来与众不同》中的坦率和勇气。在与他的妻子明娜的纠葛中，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者；在与杰茜

^① 汉斯·马耶尔《瓦格纳》，第91页，张黎译，人民音乐出版社。

^② 狄特尔·大卫·硕尔茨《一种德意志式的误解》，第39页，Parthas出版社。

的关系上，他明明是一个引诱者，可却把她写成一个耽入空想的无知少妇，自己倒成了被引诱者；他称玛蒂尔德·维森冬克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所爱的人，可他在这部自传却不敢承认他对她的感情；他曾在一封信里称他与弗里德利克·麦耶尔有过肌肤之亲，可在自传中他却没有勇气供认。卢梭在他的《忏悔录》的纳内泰尔手稿本序言中写道：那些写自传的人“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像他本人的实际情况”。^① 信哉斯言。

政治运动和两性关系是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情操和品德的两个领域了。瓦格纳在写自传的过程中恰恰在这两点上丧失了一个正直艺术家的勇气。当然我们后世不能因此而忽视和贬抑这部著作应有的价值。托马斯·曼在他那篇著名文章《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和伟大》一文中写道：“理查德·瓦格纳的精神形象就伫立在我的面前，它经历苦难而又伟大，像他那个世纪一样，它是十九世纪的完美表现……他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饱经苦难的，狂热的和蒙受误解的，注入世界荣耀的……”他在文章中继而写道：“瓦格纳的艺术是德意志最本质最激动人心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批判，它让人思考，而热心研究瓦格纳艺术，同时就是热心研究德意志本性本身，这种艺术就是用批判—美化的方式去颂扬德意志本性”。^② 这两段话充分表明了瓦格纳本人和他的艺术在德国的重要性，他主宰了19世纪德国的音乐戏剧，并把他的影响远扩展到德国之外。他是这个时代的卓越音乐戏剧家，音乐思想家，他的伟大和苦难，他备受推崇备受责难，追随者狂热，批判者激烈，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不仅是那个时代而且也成为后代的一个重大的和长久的研究对象。这一切都保证了《我生来与众不同》的巨大价值。

谈到瓦格纳这部自传，我与它确实还有点缘分呢。记得是在1965年吧，一家音乐出版社找到我要我翻译瓦格纳的自传《我生来与众不同》，只是第一卷，想是其他几卷找了另外的人承担。我当时不知深浅，贸然地答应下来。

^① 卢梭《忏悔录》第二卷附录，第813页，远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转引自汉斯·马耶尔《瓦格纳》第286页，张黎译，人民音乐出版社。译文稍有改动。

那个时候，在我所在的单位，翻译点东西是属于不务正业的勾当，被人知道是要被扣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我只能私下里在业余时间进行。为了能如期交出译稿，我找了我的朋友分担一部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人们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但我毕竞争分夺秒，不辞劳苦，完成了我这部分的初译稿。可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是场名为文化革命实为绞杀包括文化在内的浩劫。我付出的辛劳化为乌有。那场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为我们伟大的国家得以复兴感到由衷的兴奋，我也为我被调到能学以致用单位里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悦。我喜爱德语文学，这是我的专业，我也喜爱德奥音乐，这是我的所爱。在那段时间我先后翻译了关于《莫扎特》《贝多芬》的小说、《马勒》的评传，也就在这段时间我翻译了瓦格纳的一篇小说：《朝拜贝多芬》。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刘雪枫先生的倡议，我与张黎先生组织翻译了《瓦格纳戏剧全集》。在莫扎特、贝多芬之后，瓦格纳是另一个激起我兴趣的伟大音乐家。在几次访问德国时，我都要在书店里、在跳蚤市场里搜寻有关德奥音乐家的作品，我曾几次欲购瓦格纳的自传而未果。我那时内心就潜存有这样一个愿望：退休之后，利用几年时间，安静地把这本自传翻译出来，这既是一种消闲，也算是完成自己早年的一个心愿。正因有这样一种想法，当团结出版社的张阳同志约我翻译此书时，我自然乐于应承下来。在结束了另一项任务之后我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卷的翻译，约18万字。可就这一年的五月我因病住院，并做了心脏手术，这使工作停顿下来。为了能在2006年交稿，我只得恳请朋友来分担一部分，蒙刁承俊先生的应允，他在繁忙之际，承担了自传的第三卷和第四卷的翻译工作。这样到2007年年初，我译完了第二卷，承俊先生译毕三、四两卷，全书最终完成。当我把译稿交给出版社时，确实感到有如卸下了压在心头的一个负担的那种快乐和高兴。

最后我还要赘言数语：瓦格纳这部自传是他口授，由他当时的情人，1870年才正式结婚的科西玛（李斯特之女，原系汉斯·封·比罗之妻）笔录，经他修改而成的。瓦格纳文字本来就令人感到晦涩，尼采就常为瓦格纳的文

字皱眉；这部自传，由于当时口授者、笔录者的心态和处境，鉴于种种情况使用了委婉的方式，选择了隐晦的用语，甚至是谜一般的表达，奇怪而异样的遣词用字，这更增加了理解上的难度。科西玛在 1871 年 6 月致尼采的信中称，印制这本书的出版人朋友梯尼斯对瓦格纳的语言大为摇头。我和刁承俊先生在翻译上也不算是新手了，都还积累了一些经验，可我们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却有力拙之感。当我们终于把它完成时，都呼出了一口长气，总算是卸下了一个自愿背下的重负。至于译文的质量，虽然我们尽力了，但由于我们中外文方面的功力不足，知识面的缺欠，错讹之处恐难以避免，这有望读者指正。这是附带说明，个别地方我们参照了安德列·格雷的英译本，这个译本应当说还是忠实的，但是很多地方做了简明的处理。

瓦格纳的《我生来与众不同》，由于篇幅长和文字上的难度，直到目前国内都还没有翻译过来，甚至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译本都还没有。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这个全译本来弥补这个空白，为音乐界和瓦格纳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些有益的帮助。

高中甫

2007 年 8 月 29 日

前 言

这本传记由四个部分组成，都是由我的夫人——她希望我来讲述我的生平——历经多年，根据我的口授直接记录下来的。我们俩希望，我们的家人以及忠实的朋友能保存这些涉及我生平的资料。为了防止这唯一的一份手稿遗落，我们决定自费出版印刷极少的样书。这部自传的价值在于它在所描述的环境里具有不加粉饰的真实性。正是这种真实性，使这本书有了存在的唯一意义。因此，我在文中提到的名字和数字，必然都是准确的。今后我的后人对这些还感兴趣的话，那它可以公开出版，但要在我死后一段时间方可——这是我为我的继承人所留下的遗嘱。现在我们拒绝个别值得信赖的朋友看到这部传记，即便在他们看来这或许是一种冒犯，但我们是基于对事情本身的关心和同情，因为那样无法保证会进一步传播出去。

理查德·瓦格纳

目 录

第一部 (1813—1842)	1
第二部 (1842—1850)	205
第三部 (1850—1861)	418
第四部	640